



不夜城

柯 灵 著

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人 物 表

- 張耀堂——大光明染織廠老板，五十四岁。
- 張伯韓——耀堂长子，英国留学生，二十八岁。
- 梁景堂——伯韓妻，二十六岁。
- 張仲鳴——耀堂次子，二十四岁。
- 茅金凤——仲鳴妻，三十三岁。
- 凌大年——耀堂外甥，三十岁。
- 張婉新——耀堂女，大年妻，二十二岁。
- 張文琇——伯韓女，十七岁，小名珍珍。
- 珍·珍——文琇幼年，五岁。
- 凌家駿——大年前妻之子，十八岁。
- 梁鴻泉——景堂父，五十二、三岁。
- 林·琇——文琇同学，二十二岁。
- 老·瞿——耀堂同乡，染織廠老司务，四十七岁。
- 瞿海生——老瞿子，紡織廠磨車工，二十四岁。
- 沈銀第——紡織廠織布工，老瞿甥女，后来是海生的妻子，二十一。
- 宗貽春——买办，年三十余。
- 藍·茜——交际花，宗外室，二十四五。
- 邓尔康——資本家，四十左右。
- 老·刘——資本家，三十左右。
- 其 他

（人物年齡，系指其出場时的岁数。）

〔景漸显：〕

〔五月的清晨，黃浦江靜靜地躺在朝陽下。岸邊矗立着摩天大廈，江心鱗次櫛比地停泊着外國軍艦。——遠遠望去，顯得蒼茫、遙遠，而又氣象森嚴。〕

〔字幕就在這樣的畫面上出現：〕

“在20年前的上海——”

〔字幕漸隱〕，景現英商怡和洋行的公和祥碼頭。

〔剛進口的英國郵船“蘭浦拉號”正好靠岸，船尾旗杆上的英國旗在晨風中輕輕飄動。〕

〔碼頭上非常嘈雜和忙亂：鄰近的船上正在卸貨，岸邊洋貨堆積如山，起重機還在不斷吊下來；成群的碼頭工人背着沉重的貨包走向倉庫，喘息聲和邪許聲混成一片；而“蘭浦拉號”的前面，則站着一大堆接客的男女，他們多數是衣冠楚楚的西洋紳士和太太小姐們，還有穿着和服的日本人，神態舉止，多少都顯得有點趾高氣揚。——這一切，鮮明地勾畫出這個城市的殖民地色彩。〕

〔在接客的人們中間，站着大光明染織廠的經理張耀堂，一個純粹的老式生意人：光頭，穿着半新不舊的藍布大褂，布襪布鞋，樣子和周圍的人群極不調和。他的一邊站着他的二兒子張仲鳴，神情裝束，同樣顯得鄉氣。但他的外甥凌大年却比

較漂亮，穿的是流行的毛織品長衫，右臂纏一條黑紗。另一邊，他的女兒張婉新和長媳梁景萱，雖然素朴，倒也打扮得楚楚動人。景萱手里抱着五歲的女兒珍珍。他們的旁邊還站着厂里的老司務老瞿，他年紀將近50，但還是顯得很結實。

〔他們眼巴巴地向船上望着，景萱象最先看見了什麼，歡躍地叫了一聲，向船上指了指，大家就都順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。〕

〔“蘭浦拉號”的旅客挨挨擠擠地從甲板上沿着吊梯往下走。於是我們看見：夾在旅客中間的張伯韓，穿着一身灰色西服，提着一隻手提箱，一邊走着一邊向岸上張望，突然他在甲板上站住了，舉起一隻手，向他的家人搖了兩下。〕

〔當張伯韓走下吊梯的時候，老瞿首先從人叢中迎上去，雙手接過手提箱。〕

老瞿：（渾厚地笑着）大少爺！

伯韓：（高興地）你也來了，老瞿。

老瞿：（顯着幾分得意）您出洋那年，不也是我送您上的船！

〔耀堂他們迎着伯韓走過來。因為過分的興奮，耀堂冒冒失失地從一個西洋紳士身邊擠過，紳士厭惡地一把將他推開，用手帕拂着自己雪白的上衣；耀堂慌忙小心地鞠躬，卻又碰到了一個日本紳士，他只得又回過身來向日本人道歉。〕

〔伯韓看見這情形，輕輕皺了皺眉；趕快上前接住了他。〕

伯韓：爹！

耀堂：（眉開眼笑）孩子，這可把你盼回來了！

〔仲鳴、婉新、景萱把伯韓圍起來，伯韓忙不迭和大家招呼，最後溫柔地對着他的妻子。〕

伯韓：景萱，你好。

景萱：（同樣用溫柔的眼色回望着丈夫，然後對她正在發呆的女

兒)叫爸爸，叫呀！

〔伯韓接过女兒，鍾愛地吻着她的小臉。

伯韓：珍珍，不認得爸爸啦？（就手掏出一個洋娃娃）看，爸爸給你帶什麼來了？

珍珍：謝謝你！（高興得把洋娃娃緊緊抱在懷裡，乖覺地——）你就是張伯韓呀？

景萱：這孩子！

〔大家笑起來。耀堂四面看看，望着他的女兒。

耀堂：婉新，大年呢？

婉新：（不覺有點羞怯）在驗關房，他帶老瞿給大哥照料行李呢。（忽然用手一指）這不是來了！

〔大年走過來，和伯韓熱烈握手。

大年：表弟！路上辛苦啦！（向耀堂）舅舅，這就讓表弟回家歇着去吧。

耀堂：對，對。仲鳴，給你大哥雇輛黃包車去！

大年：我雇好汽車了，舅舅。

耀堂：（沒有想到）哦，汽車！

〔靠碼頭出口的路邊停着一輛祥生出差汽車。他們走過去，大年打開車門，先讓景萱、珍珍、伯韓上了車，接着其餘的人都準備擁上去。

司機：（極不客氣地）喂，你們坐多少人？（大刺刺地伸出四個指頭）頂多四個！

〔大家怔怔地站着，不知道怎麼才好。

大年：舅舅，您上吧。

耀堂：（固執地）不，我坐不慣，怕頭昏！

大年：（向婉新）那你上去吧，表妹。

婉新：（微微紅了紅臉）你坐，表哥。

大年：（輕輕地）干麼跟我客氣呀！

〔他們相互看了一眼，從他們的眼色可以看出來，這是明顯的殷勤與感激的交流。然後，大年側過身子，攙了婉新一把。她上了車，他隨手碰上車門。伯韓注意地看着他們。〕

大年：（向仲鳴）你坐前邊吧。

〔仲鳴巴不得一聲兒，猴急地鑽進了前面的車座。〕

耀堂：等等！（用手伸進大襟，曲曲折折地向裏面的襯衣口袋掏摸着）多少車錢？

大年：我已經給了，舅舅。

〔他揮手，汽車從亂紛紛的人群和車群中開走。〕

耀堂：（好不容易把手抽出來，從大褂外面輕輕拍一拍口袋）唔，怎麼能讓你花錢呢！

二

〔景萱到蘇州河邊，混濁的河水，破爛的民船擠滿河面，小火輪遲緩地開行着。祥生汽車沿着河北岸向西駛去。〕

〔伯韓坐在汽車里，一面逗着他的愛女，一面貪婪地瀏覽着車窗外面的景色。〕

婉新：（揶揄地）大哥，倫敦挺好玩兒的吧？

伯韓：嗯。可我还是喜欢上海。外国再好，到底是外国。

（轉臉看看妻子，憐惜地）你身体还是不大好啊！

景萱：还是病病歪歪的，也慣了。（沉重的眼色）我父亲原来来接你的，正好今天有要紧事……

伯韓：你父亲好吧？

景萱：（叹了口气）我回头告訴你。

伯韓：（停了停，轉向婉新，顯然剛才碼頭上的情形使他有点不愉快）爹还是那个老脾气？

婉新：（一笑）老脾气。

伯韓：老二，你現在在厂里干什么？

仲鳴：（笑嘻嘻地，並不回過臉來）我呀，什麼都干。去年我還幫老瞿倒痰盂呢！

婉新：（幫着解釋，但顯然有點嘲笑的意味）這叫“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”。爹說，別一當少老板，就沾了大少爷習氣！

〔車轉過四川路橋，向南開去。

三

〔景化到電車上。

〔車在站上停着，耀堂和大年擠上一節拖車。車廂里挨挨擠擠地盡是一些窮苦的乘客，車一開動，耀堂幾乎摔跤，大年一把扶住了他，掏錢買票。

耀堂：我有！（他又用手伸進大襟里去，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張紙片來亮了亮）我有派司。

大年：（自己買了票）伯韓弟回國了，可好了！

耀堂：（心不在焉）嗯。伯韓的行李，你囑咐老瞿送回家了？

大年：對。我說舅舅——

耀堂：（不放心地）老瞿不會出岔子，丟了東西吧？

大年：不會的，您放心吧。舅舅，伯韓弟成了紡織業的專家，這可不容易，我們廠該好好發展發展了。

耀堂：是啊，有個懂洋文的，往後跟外國人做買賣，就方便多了。

〔他眼睛望着前面，若有所思。

〔電車駛過外白渡橋。

四

〔一幢上海弄堂里常見的石庫門房子。

〔大門上一塊黑地金字、略顯橫闊的方形招牌：“大光明染織廠”〕。

〔接着景化到房子里面，我們一眼看到：小天井里有兩個工匠在將布匹裝木箱；客堂間里裝着櫃台，布置成店堂的樣子，有幾個職員和練習生，一個職員正在跟客戶談生意，仲鳴坐在一張辦公桌上的的篤篤打算盤。——當我們大致看清楚這家“工廠”的整個氣氛以後，就看見老瞿提着一把銅吊從後面出來，穿過客堂，走進廂房里去。〕

〔廂房里的陳設比較整潔和講究，看得出是經理室或帳房間一類的地方。伯韓、耀堂和大年都在屋里。老瞿默默地進來，給他們沏了茶，又默默地退出，帶上了門。〕

大年：（把一迭彩印的商標紙遞給伯韓）這是我們廠的商標，有兩張是新牌子。

〔伯韓一張一張翻着看：雙喜牌、三星牌、麒麟牌、彩鳳牌，最後一張是愛國牌，畫的是萬里長城的壯麗景色，上面寫着兩句標語：“提倡國貨，挽回利權”。伯韓久久地注視着這一張。〕

大年：（拿着手裡的鉛筆指點着）最吃香的是這個：愛國牌藍布。現在沒有人不知道的！

伯韓：我們還是連一間廠房也沒有？

耀堂：沒有。我們包了幾家小布廠出的貨，染布也是交給人家代染的。這樣開銷省，風險小，現在牌子做出去了，賺錢是穩的。

伯韓：（流露出不滿）可這不是辦廠啊，爹。

耀堂：辦廠可不容易！這兩年，日本紗廠把中國廠家擠得差不多都沒有路走啦。你不知道，多少辦廠的還看着我們眼紅呢！

〔景宣帶着梁溥泉進來。〕

景萱：我爹来了。

溥泉：（一进来就连连拱手）亲家！伯韓！我没有到碼頭上去接，实在是沒有法子。

伯韓：您太客气了，岳父。

耀堂：溥泉哥，你厂里的事怎么样了？

溥泉：完了，亲家！资产倒挂！法院和銀行今天派人来了，决定停业清算。十几年的心血，竟落得这么个下场！（眼泪扑簌簌落下来）

景萱：爹！（只叫得一声，就陪着啼泣起来）

伯韓：这怎么会的？您的厂规模不小啊。

溥泉：你这几年在外国，不明白我們这一行的难处：时势不太平，市面不景气，日本紗厂逼得凶，政府还一个勁兒的挤兑。三年前，我实在叫逼的走头無路，向中国銀行做了厂基押款。可你猜怎么着？财产对折估价，背的可是一分一的利息！（老泪縱橫）明明是个陷人坑，可你就不能不往下跳！

〔沉默，耀堂叹着气。〕

〔老瞿拿着兩分請帖进来，交给大年。〕

大年：（看了看，疑疑惑惑地）請帖！（向耀堂）姓宗的請您跟我吃飯。

耀堂：奇怪！（向伯韓）無亲無故的，忽然找一家客戶介紹了过来，一个勁兒要跟我見面。

伯韓：（拿过請帖来看看）宗貽春，这个人是要干什么的？

〔耀堂和大年互相看看，都答不上来。〕

溥泉：宗貽春？（談虎色变）这个人跟日本人有关系。可要当心！他找上你們，不会有好事的。

耀堂：（急起来）那，那怎么办？

溥泉：亲家，这頓飯不好吃！

耀堂：（向大年）你你回掉了吧。

〔大年躊躇了一下，走到桌边，把鉛笔在耳朵上一夾，動作麻利地拿起電話听筒，撥号盤。

伯韓：（想了想，胸有成竹地）別回掉！請他加發一分請帖，我跟你們一起去！

〔在伯韓的果斷的神色中，景化出。

五

〔在一家日本餐館的單間里，道地東洋式的裝飾。晚上。穿和服的女侍恭順地招待着客人，自動留聲機放着日本歌曲。

〔耀堂、伯韓、大年和宗貽春坐着談話，那光景已經在飯后。宗貽春，一身的“富貴相”，神情間有一種極不調和的傲慢和虛偽的客氣。

貽春：今天請你們賞光，為的是談一笔買賣。可是這買賣有點特別，得請你們多幫忙。

耀堂：（惴惴然）請吩咐吧，宗先生。

貽春：（不覺習慣地俯下身子，說了一個日本字）哈依！是這樣，我想買你們一張商標：愛國牌的。

〔耀堂完全沒有想到，楞了。他看看伯韓和大年，說不出話來。

伯韓：（尖銳地瞥了貽春一眼）是你要買？

貽春：別管誰買，我能出大價錢。做買賣無非為了賺錢，對不對？

大年：宗先生，我們打出一張牌子來，可不容易啊！

貽春：（又俯了俯身子）哈依！我知道。（尖刻地）抵制日貨叫多少廠家和買賣人吃了大虧，可你們闖出來一張愛國牌。請放心，張老板，我出的價碼够你受用一輩子的，（順便睨了伯韓一眼）連子孫也化不完。可有個條件：請你把“大光明染織廠”這塊招牌收掉了。

伯韓：（年少氣盛，早忍不住了）您（重音）的意思是要我們關廠？

貽春：（針鋒相對）是摘招牌！少老板。你當然明白，“大光明”叫名是個廠，可是錠子沒有一枚，機器沒有一台。（拍拍胸脯）我姓宗的担保，買賣是有得做的，我介紹你們給日本廠家做批發。

伯韓：謝謝，宗先生，你替我們想得很周到！（很有禮貌地躬了躬身，站起來）爹，我們該走了。

〔耀堂手足無措，大年踟躕不前。

貽春：（賠了一臉笑）別生氣，伯韓兄。我們都是中國人，誰還不愿意自己人好？張老板明白，跟日本人硬碰，可要吃虧啊！

伯韓：謝謝！

〔耀堂和大年只好站起來。貽春也跟着站起。

耀堂：对不起，宗先生。這事情，我們回去商量商量，再給你信兒吧。

貽春：（恭恭敬敬地俯下身去）哈依！你看得起我，我們還有見面的日子。（拍拍他的肩膀）價錢么，還可以商量。

〔伯韓佛然，車轉身出去。大年怔怔地站在門邊。耀堂一邊打拱一邊往後退。

六

〔當夜，伯韓夫婦的臥室里。伯韓一肚子的气憤和抑鬱，在房子里走來走去。景萱坐在床邊垂淚。珍珍還在一张小凳子上玩她心愛的洋娃娃。

〔臥室就在染織廠的二樓，一間普通的前樓。伯韓的行李堆在地上，還沒有完全歸理。

景萱：伯韓，你求求爹，幫我父親一個忙吧。爹手頭殷實，

他能帮忙的。

伯韓：（还是来回走，使劲地抽着烟）你知道爹这个人，偏偏今天又遇见了这种事。

景萱：看在我的分上，伯韓。爹要不帮一手，我父亲眼看就破产啦。我看着他实在难受啊！

珍珍：（忽然插了嘴）外公都哭啦。那么大个人，怪可怜的！

〔伯韓猛抽一口烟，把大半截烟突然丢掉了，走出房去。

七

〔景切入，耀堂坐在帳房间里发着呆。頂灯熄掉了，只开着一盏台灯，灯光照在耀堂的臉上，一張死死板板的、充滿恐惧和愁苦的臉，在几个小时里面，他似乎老了許多。

〔伯韓进来，开了頂灯，屋子里驟然亮了，耀堂还是坐着，一动也不动。伯韓跑近，坐在他对面。

伯韓：爹，您想妥了沒有？

耀堂：（半天）难啊！卖厂吧，我不甘心；不卖吧，日本人看中了，可就算招上了咱們的頸子。

伯韓：（冷靜而有决断，象一个將軍正在部署战略）我有个主意，索性好好干一干！我們替岳父还了債，把他的厂买下来，这化不了多少錢，那厂設备好，是个巧宗兒。再說也帮了亲戚的忙。

耀堂：（駭了一大跳）办厂？你岳父不就是个榜样！（痛切）孩子，我們是中国人，可不能跟外国人拼呀！

伯韓：爹，您想过沒有，爱国牌为什么吃香？日本人为什么要买这牌子？（非常自信地）中国人要用国貨，这就是力量！中国人應該有自己办的厂，我們能跟外国人竞争的！

〔耀堂为伯韓的声势所夺，发了半晌怔，站起来，負着手

徘徊。

伯韓：一个人要成大事，眼光要远，气魄要大！

耀堂：（忽然收住脚，走向伯韓）給我一枝烟。

〔镜头照着耀堂的上身：他苦悶地走过去，又走回来。他的抽烟显然是第一次，不断噙着，拿烟的手势很别扭。〕

〔镜头照着耀堂的脚步：他只是来回地走着，走着。〕

耀堂：（终于坐下来）你知道不？我到上海当学徒的时候，是光身带着个铺盖卷来的。吃辛吃苦几十年，才撑起了这点家业。我当初送你出洋，也就为的让你翅膀长硬了，有朝一日好接替我。

〔伯韓靜靜地听着。〕

耀堂：真沒想到，今天事情会逼到这一步！（重重叹一口气，下个狠心）我付了半天，也許你的主意是对的。

伯韓：（不免有点感动）爹！

耀堂：（郑重地）你可要永远記着！这是在黑海洋里行船，随时要防着风浪啊！

伯韓：（不很理会其中的深意）我明白，爹。

耀堂：我老了，不能不替你們打算。（老謀深算地）老二人不够机灵，可在我身边打磨了这些年，管管家是靠得住的。眼前我只是想着你妹妹的婚事……

伯韓：（敏感）妹妹跟大年是不是有点意思？

耀堂：做买卖，大年是一把手，他对厂里也是赤心忠胆的。春天他剛死了老婆，身边就一个男孩子。要是把你妹妹許给了他，亲上加亲，那就更牢靠了！

伯韓：那只要他們自己願意。您問过妹妹沒有？

〔婉新輕輕推門进来，象是在找人；她沒有防父亲和哥哥在这里。〕

伯韓：你找誰？

〔婉新沒有答話，似乎有点羞怯。〕

伯韓：（和耀堂交換了一個眼色）過來，爹跟你說話。

〔婉新走過來，看着耀堂；耀堂張口結舌，不知怎麼開口。〕

婉新：（莫名其妙）爹，您要說什麼？

耀堂：（吞吞吐吐）這個……這個……

〔婉新圓睜雙眼，看看父親，又看看哥哥。〕

伯韓：爹問你，你覺得大年表哥這個人怎麼樣？

〔婉新刷一下紅了臉，低頭不語。〕

耀堂：（囁嚅地）你要是覺着合得來——

〔婉新頭俯得更低，手裏來回揉着手帕。〕

伯韓：跟爹說說，怕什麼！

婉新：（偷看伯韓一眼，趕快又低了頭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）

——隨便——

〔大年進來，大家半天不說話。〕

大年：你們在談什麼？

〔景漸隱。〕

八

〔景漸顯：〕

〔遠近參差的工廠的煙囪，黑煙一團一團地升向陰霾重重的天空，風卷着黑煙，和飛馳的亂雲攪在一起。放工的汽笛尖厲地叫着。〕

〔字幕出現在煙雲繚繞中：〕

“過了十二年——”

〔字幕隱去，銀幕上出現一座工廠鐵門的拱形門楣，八個橫行閃亮的金屬大字：“大光明紡織印染廠”。門楣後面，遠

远地看得見高大的厂房，頗有一派宏偉的氣勢。

〔鏡頭從門楣移下，看出正是日班工人放工的時候，廠門里面的大院子里，工人們排成并列的三行，在等待出廠前例行的抄身。因為工人多，隊伍很長，隊形依地勢排成了孤綫。

〔抄身的地方靠近廠門，筑着半人高的鐵欄，隔成三條通路，出口處守着男女抄身人員——一看就知道，這是“包打听”和“白相人嫂嫂”一流人物，工人順着欄杆出來，通過出口的時候，他們就挨個兒執行搜查。

〔工人大都是女工，男的只占少數。她（他）們全穿得破爛爛，形容枯槁，每一個工人手里是一個不同式樣的飯籃、飯格或是飯匣子，有的年輕女工為了怕丟人，飯匣子外面還包了一層舊報紙。秋天，正在下雨。抄身的地方是有天棚的，但稍後就是露天，工人們就排着隊在雨里淋着。

〔工廠正面的鐵柵門緊閉着，只開着邊門，門邊站着披油布斗篷的武裝駐衛警，被抄過身的工人就從這裡出廠。因為依照通例，工人不能從正門出入。

〔現在靠邊的一個出口上，織布工沈銀弟正受着搜查。她是老瞿的外甥女，身材短小，一張黑黑的瓜子臉，眼睛特別大而亮，全身稀濕，頭髮都粘住了臉。她舉起雙手，讓一個肥胖的抄身婆周身上下地搜摸，一臉是要爆發的仇恨。

銀弟：（諷刺地）我混身稀濕的，憐了您的手了吧？

抄身婆：（一甩手）滾你媽的！

〔她狠狠地白了沈銀弟一眼，就去檢查后面的女工。沈銀弟走出邊門，繞到大鐵門前面，隔着鐵柵向門房間叫了一聲：“舅舅！”接着門房里走出來老瞿——現在他已經靠60歲，一頭灰白的短发，神情顯出衰老。他遲疑地向銀弟迎上去。

銀弟：（帶着極大的氣憤）舅舅，您知道了嗎？海生哥教這里廠開除了！

老瞿：（完全为这意外的消息所震动了）誰說的？

〔一輛漂亮的流綫型黑色轎車在院子裡出現，很快地開近大門，在老瞿的身後不住地按喇叭，而老瞿卻象失了知覺似地站在那裡，喃喃地重複着：“那怎麼會，怎麼會！”

〔駐衛警趕過來。

駐衛警：（大聲吼着）開門！老瞿，你昏了頭了！

銀弟：（小聲而急迫地囑咐）您晚上早點回家，大家合計合計。

〔駐衛警再一次吼起來，老瞿這才如夢初醒，神情麻木地開了大門。銀弟似乎還要說什麼，跟着打開一半的大門走進廠去。駐衛警一把拉住了她。

駐衛警：喂，你往哪兒跑？出去！

〔銀弟一掙扎，駐衛警一使勁，她的飯格子被打落在地上，汽車正好開近，飯格子被壓破了，發出很大的聲音，汽車也就停了下來。

〔她站在汽車前面，看一看地上的破飯格子，抬起頭，兩只大眼睛直瞪瞪地向汽車裡望去。粗大的雨點一陣陣打着她的臉，滿臉是淋漓的雨水。

〔現在我們看出來：汽車裡面坐的是張伯韓和凌大年，都穿着極講究的西服，伯韓唇上留着兩道細細的漂亮胡子，大年也已經儼然是資本家的派頭。他們也是眼睛一直透過擋風板，望着銀弟，因為意外，神情間帶一點驚訝和迷惑。

駐衛警：（着急和惱怒地）閃開！他媽的，你不要命了！

〔她輕蔑地看一眼駐衛警，用手向後攏一攏被雨沖下來的頭髮，一轉身，挺起胸，從正門一直向廠外走去。

〔接着汽車開走。

〔老瞿在雨中怔怔地望着他的外甥女。

九

〔汽車在泥濘的石子路上前進。〕

〔汽車內部：窗玻璃外面綴滿水珠，紛紛地向下流瀉，有如水晶嬰珞。〕

伯韓：你說那女工是老瞿的外甥女兒？

大年：嗯。

伯韓：老瞿的兒子，瞿海生是怎麼個人？

大年：你沒見過？老是在背後領頭兒鬧事的！

伯韓：（顯出一點不耐煩）我知道！开除瞿海生的事，你办了沒有？

大年：今天剛通知領班的，开除了。（把聲音放低些）我担心工人要鬧事。

伯韓：（沉穩而自信）放心好了，眼前鬧不起來的。要是原料再沒有辦法，我們還得下決心遣散一批工人。

大年：原料，難哪！眼看時局還要壞下去。

伯韓：不管怎樣，要保存實力，不能叫我們的事業受損失！

〔汽車在鬧市中行駛着。很多店鋪關着門，很多店鋪里擠滿顧客，亂哄哄地搶买东西。從街景看得出這是經濟蕭條和惡性通貨膨脹的年代。〕

—〇

〔汽車開進張公館的大門。〕

〔這是一座相當精緻的花園洋房。車子沿着花園旁邊的通道一直開進去，停在大廳前面的門樓底下。男用人老陳迎出來，打開車門。〕

〔伯韓向大年點點頭，“回頭俱樂部見”。他下了車，走